六朝通鑑博議

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朝通鑑博議卷三

宋 李燾 撰

孫權集衆建業揚聲將北伐魏王基策其必不能出已而果然

八年吳主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豐安太守王基策之基曰今陸遜等已死孫權年老内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

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綻支黨還自保護耳已而果不出

臣燾曰孫子談兵之雄而其法以知彼知己為要知己欲其自治知彼欲其乘釁彼己之勢自治為先敵之力雖敝而吾力不全敵之政雖亂而吾政未修則方自憂之不暇何暇以謀人魏之末世亦多變矣孫權之出亦屢出矣而終無大功豈其勢有所不可耶蓋孫權以公

孫淵之忿耗甲兵於外而力屈於太子亮之愛動國本於内而政亂吳之羣臣如陸遜等皆已前死自出則無與鎮守遣將則不足倚仗雖發兵動衆揚聲示武而内方汲汲故王基以無謀主而知其不能出王昶以放良臣知其可以攻凡吳之所短魏之良臣皆已窺見而何暇以乘魏之釁哉唐藩鎮强杜牧以自治為上策臣謂非特唐之上策乃吳之至計其或繼吳者雖百世而下治已攻人之術無以易此

諸葛恪大破魏兵於東興

嘉平四年十月王昶胡遵毋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傅嘏嘏對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全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措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塉土司馬不從十一月詔昶等三道擊吳太傅恪將兵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為前部奉斫魏前屯呂

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死者數萬

臣燾曰輕敵則無成玩兵則無震吳自孫權經營百戰以成江南基業至于建興凡幾歲矣諸葛恪之智安可望孫權萬一孫權用師於强盛之時而恪舉事於政衰之後動兵於竭力之時頻年動衆以與敵國東興之築淮南之戰敵一不損而徒殘其兵消其威至晉師之來兵疲威消無以禦之推原所自恪之罪也

陸抗言西陵國之西門

建衡三年夏抗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雷電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垂也臣父遜昔在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

臣燾曰全天下之勢者可以攻固天下之交者可與守

方孫權之時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并於一國則形勢益張攻守兩利分而有之則唇齒不相附首尾不相應江南汲汲常有西北之憂矣昔者周瑜用於吳而欲取劉璋甘寧用於吳而欲取張魯皆欲全天下之勢以為進取之資也孫權信被髮入山之語召還周瑜追蜀既定而勢分矣天下之勢既不能全則孫權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約從締交相與為一以共苦魏魏之強猶可移於吳蜀矣諸葛亮張溫冠蓋

相望不絶於蜀亦何意乎固天下之交以為保守之計也而孫權因荆州之嫌稱臣於魏絶好於蜀以自斷其右臂使魏從劉曄之言度江徑襲蜀攻其外魏攻其内不知孫權何以善其後其後世陸抗臨死以西方受敵為屬而不能用也故羊祜王濬藉上流之勢大舉而亡之臣常思吳之爭天下上策莫如全天下之勢中策莫如固天下之交最下自守而已始不用周瑜以無蜀而自守終不用陸抗以無蜀而至於速亡後之有天下者

據吳奄蜀大勢已合而不藉外交則可以為孫權之所不能為者矣

東晉論

臣焘曰臣嘗論晉元帝恭儉之主而無撥亂之才王導醇謹之臣而無經世之畧故其能中興於江左而不能中興於天下者厥有由哉方元帝渡江之初石勒石虎造舟葛陂將攻建康哆然有吞噬之志旣而霖雨彌時士卒饑疲乃相與憂懼退而議降使元帝有撥亂之才

王導有經世之畧舉江南之衆練精畢力以與勒虎決其勝負勒虎危迫勢當就擒勒虎擒則劉聰膽破矣當此之時藩鎮之將如葛組劉遐蔡豹郭嘿城塢之主如陳川樊雅張平馮寵皆為晉守導若遂勸元帝承中興思晉之心進兵河北奚患其不能中興於天下哉在晉之臣獨一祖逖擊楫中流鋭而欲逞導又不資之以尺寸之刃斗升之糧及逖之兵勢已强成效已著黄河之南皆為晉土固宜命逖總領方面以卒其功何至以戴

淵統之此遜所以飲憤至死而歎其功之難成也元帝雖賢主王導雖忠臣獨知其無意於用兵故處置垂方遽至於此然東晉君臣不欲出攻則已矣至於守禦之計亦有所未盡昔吳主孫權嘗擇羣臣忠赤可倚者使守江陵又命呂蒙築濡須口身自將兵而守其塢塢在晉之歷陽城以上流之勢不可不重水道之衝不可不防故也東晉以王敦鎮荊州蘇峻守歷陽敦叛於元帝之時而峻反於成帝之世導身相此兩君旣不能攻之

於前又不能守之於後更一大變幾至亡國孰謂導為
有謀乎其後庾亮移鎮石城蔡謨以為不可庾翼移鎮
樂鄉王述以為不可殷浩求經畧中原王羲之以為不
可桓温請遷都洛陽孫綽以為不可雖庾亮庾翼殷浩
桓温終無成功亦由晉之君臣畏怯過甚務相循習是
以羲之蔡謨孫綽之徒爭為苟安之計不欲用兵至苻
堅淝水之敗謝安叔姪乘秦之亂可以有為中原矣已
而趦趄不前夫王導謝安皆東晉偉人其設心措意不

在於北伐餘子碌碌又奚足責使五胡之於晉遂爲不討之讎可不痛哉

石勒初窺江南紀瞻破之

孝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紀瞻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閒青軍至集衆議之張賓曰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

何暇追襲吾後邪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
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
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瞻追奔二百里
前及勒軍勒結陣待之瞻不敢擊退保壽春

臣燾曰夷夏之强弱常決於其始形勢未成則可以震
而取根本既堅則難以力而拔東晉之初劉聰首難階
此而石勒據趙慕容據燕苻堅據秦五胡之亂相仍百
年蓋不折於始而使盛於終方勒虎之來夷狄之兵初

未窺於江南也及入寇壽春造舟葛陂而勝負未決則
夷夏之强弱未見南北之形勢才成而又雨潦四集羽
書押至羣胡憒眊不知所為刁膺欲降夔安欲避張賓
欲去此亦有危急未定之際也乘其未定以重兵壓之
生中國之氣威夷狄之心使勒虎氣奪則必成擒勒虎擒
則劉聰震懾不敢再舉矣惜其集衆壽春不能大舉使勒
歸取河北降祖約攻襄陽中夏愈怯夷狄愈强而南北
之志遂成矣

祖逖北伐後趙留鎮雍丘自河以南皆歸于晉

愍帝大興元年祖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後趙屯戍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為逖所破勒鎮戍歸者甚多逖愛人下士雖踈交賤隸皆恩禮遇之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

臣燾曰强者以攻為攻智者以守為攻出而攻敵非力

有餘者不能坐而役敵非智有餘者不能以力鬬力力
有所盡則勢有所窮不如以智鬬之可以致敵而坐受
其利當晉氏渡江之初祖逖欲舉離散之衆以荒破之
地與石勒爭勝敗於河南若出而與之鬬是以肉餧虎
何益不如撫人民務耕桑修守戰之具內固根本以待
其來使勒自困其兵自耗其財而吾初無勞也我常逸
敵常疲內不失所以為國外可以破勒此非智者孰能
為故河南之地皆歸于晉自孫氏立國於南以呂蒙陸

遜之豪雄不敢上岸輕議其地至於桓温之材幼度之
量宋武之威宋文之强收復河洛敗亡相繼其失皆在
於不務内事馳逞於外為人所擾卒不能安故六朝之
際欲守河南無善於遜之守也惜夫祖遜之知守而不
知變當河南之初復國弱兵少敵勢方强此可以坐而
役敵當河南之巳安兵强士附河北之人回首望救此
可以出而攻敵而遜專守一道不能乘機自用其强遷
延不進身死無功石勒遂為脫網之寇可不惜夫

元帝以戴淵統祖逖逖怏怏發憤而卒

四年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而無洪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處仲與劉刁有隙將有內亂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

臣燾曰人主之駕御英雄必有以全之而後可以求成大功蓋英雄之所為事出於己則欲己之專其名才高

於人則惡人之出其右淮陰之恥與噲等為伍盪冠羞與黄忠同列漢抑淮陰而激其叛蜀全盪冠而獲其功祖逖與晉披荆棘冒風露尺攘寸取以復河南故土而王導以戴淵一旦雍容直據其上而節制之是艱難之際而逖盡其力而平定之後則淵居其利故逖以感憤而其功不終噫以逖之氣節豈肯低首撫衿碌碌從戴淵後者王導遽以加之抑英雄之氣沮進取之謀非策也祖約之為人才能不及中人而輕以河南付之兵折地

喪以敗國家事嗚呼於遜則抑之已甚於約則用之太
過委任非當以復河南王導至此踈矣
祖約鎮壽春不得開府頗怨望後趙來攻屢表請
救朝廷不為出兵
顯宗咸和元年七月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
不後郗鑒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遂懷
怨望十一月後趙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
朝廷不為出兵祖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怨恚

臣壽曰役人於艱難之地則必先與之同休戚置人於疑忌之域則不可與之守要害要害之地國家根本所繫不可輕以許人祖約以河南瘡痍之餘當石趙豹虎之衆而爵命不優緩急不救則約必怨而大臣必疑以朝廷之臣疑邊疆之將則中外必不相應最用兵之大忌也故石勒得以襲取祖約約降而河南轉為趙矣

趙人屢攻陷襄陽晉輒復取之陶侃使桓宣鎮襄陽趙攻之不克

顯宗咸和七年秋趙郭敬南掠江西太尉侃遣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竟陵太守李陽攻新野拔之敬懼遁去桓宣遂拔襄陽侃使宣鎮襄陽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畧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人不能勝

臣燾曰晉帝于南趙僭于北兩國相持盡力所爭者襄

陽而已三年之間趙再復晉兩復誠以襄陽之去江陵步道五百江陵者晉之上流而襄陽者江陵之蔽襄陽失則江陵危則晉不得高枕而卧矣此晉之所以必爭也知以襄陽為守者必知以襄陽為攻蜀漢前將軍自襄陽攻樊城曹公倉皇失措議遷都許以避之誠以襄陽之地北接宛洛兵自此可以潰中原之腹心雖曹公之善用兵有不能抗者然自蜀而用襄陽則地勢猶有所未便至於晉都江東西取襄陽以此下兵於中原如

轉石於千仞之山此趙之所必爭也夫居必爭之地惟智而謀者可以取勇而寛者可以守勇則能拒敵寛則能撫衆故桓宣招懷新附民心一固趙人不敢飲馬于沔而襄陽始定于晉矣

庾亮欲移鎮石城蔡謨以為不可

咸康五年四月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强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蔡謨議以為

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强弱而輕動則勢不終日何功之有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非廟算之勝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臣燾曰蘇峻之亂庾亮有以召之晉之宗社若綴旒然成帝情鍾渭陽遂免悞國之戮復使握兵上流居方面之任不惟因失政刑亮亦無恥甚矣為亮之計既不能杜門省愆則必以功補過所謂功者非激切生事以僥

俾其萬一者也苟能綏靖邊陲而固吾圉則亦可謂功矣亮又不然遽欲移鎮石城妄意興復貪毫髮之利生戎狄之心孰謂亮而有謀乎石城之不可徙者非謂兵之不可復出夷狄之罪不可復討也蓋其移鎮之際當石虎方强之時以亮而當虎如以肉而投豺狼也况石城小戍無益於虎存亡耶使亮有報國之志欲立功以刷前憤則必按甲休士蓄財務農待其糧食既豐士卒之氣既盈而虎有可乘之勢一舉而滅之不在遷鎮也

昔漢高祖定天下使韓信平齊平燕平趙光武中興使
耿弇平關中吳漢平蜀四方之地度其可取則移兵取
之不聞諸將有徙鎮之事如亮之兒戲也幸而有蔡謨
之議其事遂止亮不自悛未幾而為邾城之役終不免
於敗雖然亮用於朝廷則致藩鎮之兵用於邊境則啓
夷狄之亂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亮之謂矣
庾亮使毛寶戍邾城趙人攻陷之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守

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遣夔安帥石閔張貉等二萬騎攻邾城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

臣纛曰武昌臨江與黃岡相對邾城在黃岡東南百三

十里耳吳能城而守之晉雖城之而不能守何也吳孫
權初都武昌黃龍之初始遷建業命陸遜輔太子留鎮
於鄂則建業武昌為吳東西二郡矣武昌在江南郛在
江北相距一水之際吳嘗都武昌則郛不可不守晉不
以武昌為都則郛非晉之所急也又陸遜戍郛之歲在
魏齊王芳即位之二年當吳魏虎爭而芳以幼童涖事
政出多門是不能抗遜堂堂之鋒矣至庾亮之鎮武昌
則石虎方强有吞噬之志而亮以清談禦之其能免於

敗乎夫晉以清談之亮而取非所急之郗又以犯石虎之强敵豈可以陸遜之事同年而語耶若夫毛寶者良將也因是而併棄之惜夫

燕使劉翔至建康勸晉公卿先從事巴蜀

七年二月慕容皝即燕王位皝自以未受晉命乃遣長史劉翔來獻功論捷二月翔至建康帝引見翔將行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

從事巴蜀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

廣曰是吾心也

臣燾曰取天下者必知勢之所先所遇之時不同而所用之勢亦異漢高祖唐太宗之先關中漢光武之先河北魏武帝之先山東皆勢也先得其勢者強不得其勢者弱奕之為數小數耳尚有爭於勢況今取天下不知其所當先耶晉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而東天下之勢在蜀夫取蜀之利內可以固荊楚荊楚固則江東之勢安

外有以擾關輔關輔擾則北方之力分我安而彼分則天下之事濟矣故取蜀者天下之至計也當此之時胡强而蜀弱取蜀以制胡莫此之便而江東君臣不急取蜀以固根本區區從事於所不當先者遂使天下之至計不出於朝廷大臣之論而出於慕容使者之言晉為無人矣不能成混一之勢宜哉

桓温伐漢遂定巴蜀之地

穆宗永和三年二月桓温軍至青衣三月温至

彭模留叅軍孫盛周楚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三戰三捷温軍至成都之十里陌漢王勢悉衆出戰袁喬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温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鬭志勢輿櫬靣縛詣軍門温解縛焚櫬送勢於建康封歸義侯

臣燾曰嘗讀孫子兵法曰用兵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又讀桓温傳諸葛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夫孫

武諸葛號善用兵而温號善知兵者臣因其論而有所得葢吳為天下之首蜀為天下之尾而荆楚為天下之中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是常山之蛇不獨論兵為然而因地勢以行兵者葢亦似之三國之時吳自吳耳蜀自蜀耳吳孫權蜀孔明尚欲合兩國之力以抗北方况堂堂之晉方圖恢復之舉而不知其有以用吳蜀耶東晉有國首尾百餘年亦嘗數用其兵兵之至于河南不過三焉祖逖之討石勒桓

温之討慕容儁劉裕之平姚泓是也遜之兵出於武帝建興之元年是時李氏已有矣故遜拔前疐尾無巴蜀之援而終以無成穆帝永和三年桓温取蜀至十年而温入洛陽安帝義熙九年劉裕入蜀至十三年而裕克長安吳蜀之援相為應接因是以圖中原無復牽制之慮又嶷嶷若可以立非常之功者蓋遜雖晉之賢將以無巴蜀故不能守河南曰温曰裕雖取益州至於區區之忠義視遜則慙德多矣故得中原而旋失之惟其得

蜀據吳命忠義之將如祖豫州者付之外閫又何患中原之不能復乎

六朝通鑑博議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六朝通鑑博議卷四

宋　李燾　撰

桓温復取壽春

五年六月桓温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七月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者日以千計朝

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光禄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滅胡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耳其人曰何謂也謨曰財殫力屈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鋭三千迎之趙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没於趙

臣燾曰善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

在我可勝在敵劉石之難天下剖分元帝南渡之後披荆棘立朝廷祀晉配天以復武帝之業為元帝者其亦先為不可勝之計以保江東者乎西取蜀北取壽春中取襄陽則江東之業固矣況壽春之地密邇建康此尤晉之所急者自元帝改元即位至穆帝永和之五年蓋三十有餘載而壽春始復有智之士莫不遲之臣謹按伏滔正淮論壽春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百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帶

江湖内保淮淝號為要害故王用之則王伯用之則伯賊得之則天下不安漢魏之際劉鋹以之而叛王淩以之而叛諸葛誕毋丘儉以之而又叛五代時南唐劉仁贍嬰城拒守周世宗連年用兵僅能克之至是徙郡治於下蔡誠以彼壽春者宜取而在我不當棄而予敵敵方强以此而守敵既衰以此而攻則壽春之於江東其為藩籬之蔽厚矣可不重哉故臣於此而精言之

褚裒北伐後趙其將王龕敗於代陂裒遂引還

見前段

臣燾曰天下之兵非難用也患乎無釁之可乘天下之釁非難乘也患乎無人之可使故不得衛霍則漢不能誅匈奴不得李郭則唐不能討祿山令虎之亡諸子爭立誠夷狄之大釁也中原父老跂踵相望徯王師之至則相與扶攜而歸之使晉得賢將如衛青去病子儀光弼輩舉江南精銳之卒以與夷狄之衆一戰而決則晉之復興也必矣穆帝在乳褓豈真有撥亂之志哉但以

衰居后父之尊欲其總中外之任誇服天下耳宗社之
興廢生靈之休戚初不是計也代陂之敗狼狽而歸長
吏狄滋蔓之勢辜四方向義之心裒亦無以逃其罪也

用殷浩以抗桓温

七年八月初桓温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畧
中原事久不報温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
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
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

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

十二月温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

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温

臣壽曰古之人君之用人疑則不任任則不疑未有用

而不任任而復疑者也桓温之才果可用乎果不可用

乎可用即不當疑之不可用則不當任之初何充薦温

於朝廷既獲大用伐蜀之役温有成績矣朝廷恐其權

勢太盛又用殷浩欲以抗温傳曰見利害之謂王擅生

殺之謂王以一人之尊御千官百辟之衆予奪自我廢置自我何止為是紛紛者哉浩之不能抗温則温愈難制使浩而果能抗之則是温雖廢矣又生一温也昔韓信彭越皆非漢之純臣方其才之可用則高祖列王爵付兵柄委以伐楚之任而不疑及其有罪則又從而誅之不赦未聞以一人抗一人也後之人主欲御其臣當以漢高為法

謝尚北伐獲傳國璽以歸

大司馬桓温欲有事中原使謝尚率衆向壽春
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
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
劉猗詣尚救止猗求傳國璽遣叅軍何融率壯
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可出璽
付我當遣丹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必遣
軍相救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
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

臣燾曰晉之與五胡爭者吾中國之境土爾一傳國璽何足云哉方冉閔之亡而慕容儁之奮然燕魏交爭干戈不解蓋亦可圖之機也謝尚旣遣其兵渡河而北矣僅得其傳國璽以歸君臣相賀遽有得色豈不為識者之笑耶晉之祖宗披荊棘蒙霜露寸攘尺取以創百年之業何啻此一璽乎璽之未歸而正朔相承衣冠所在四海之內皆仰於晉誠不待此一璽而後重也光武起兵至廣阿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若是而止得其一柰

何天下之未定光武之所恥也於是平蜀平齊平河北平關中而漢以中興憲宗即位之初披圖數貢亦慨然嘆曰天既全與予有家予不能事事何以見郊廟則藩鎮之未服憲宗之所恥也於是平蜀平夏平淮西平山東而唐以中興使晉之君臣其心愧恥以五胡未滅為憂以境土未復為念枕戈嘗膽不忘於襲讎則中興之功雖光武憲宗不能專其美矣

殷浩北伐會姚襄叛浩敗績於山桑

九年九月姚襄屯歴陽廣興屯田訓厲士卒殷浩惡其强盛屢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襄益疑懼十月殷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為未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為首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失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

臣燾曰用兵非難養其氣之爲難也惟按甲休兵將帥無輕敵之志則投石超距士卒有敢死之心故用其兵不可不養其氣養而未充尚不可輕用况不養而用之得不謂之棄其師自元帝南渡至穆帝永和之末晉之君臣一知有以養其氣則三四十年之間國可富矣勢已成矣兵可舉而用矣五胡雖强其不足以抗吾必矣祖逖既没之後祖約用河南則敗庾亮戍邾城則又敗庾翼取丹水則又敗褚裒戰代陂則又敗殷浩出山桑

則又敗非晉之不能敵胡非南人之不可用於北惟其威令不振敗亡相尋兵未用而氣已索矣然五胡之於晉有戴天之讎詎可一日忘之耶為晉之計莫若內撫三流外撫淮甸次取巴蜀張吾形勢然後命忠勇之將專務養士以全其氣俟北人有釁則起而乘之晉可興而胡可滅矣惜乎晉之君臣不知計之出此故臣於浩之敗而併論焉

桓溫伐秦至灞上

十年三月秦王健遣丞相雄淮南王生等帥衆五萬軍于嶢以拒桓温四月温與秦兵戰于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陣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温督衆力戰秦兵大敗轉戰而前直進至灞上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以拒温三輔郡縣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臣燾曰智者之謀所以多不及成者非其才之不若人失在於先私後公反以害其智耳如桓温最為失天下之勢者謂上流不可不防故先取蜀謂淮淝不可不保故取壽春上流既固淮淝既安於是名北向以問夷狄之罪及其至灞上也兵勢大振秦人折北不支三輔耆老喜見官軍相與垂泣牛酒相勞觀者如堵亦足以見中原之人未忘於思晉而温威令所及足以使鐻耳之衆氊裘之民膽折氣喪而不敢與之爭矣奈何咫尺長

安不渡灞水藏姦挾詐為王猛所窺其心術不正故其大功不成於此而可見也如溫之智如溫之善用兵使其姦詐之謀化為忠義必安國家必定社稷則再造晉室其功可與周之方虎等矣惜夫先一己之私計後天下之大義失此之勢勝秦遂為不討之賊可不悲乎

桓溫討姚襄至洛陽

十二年故魏降將周成反襲洛陽姚襄自許昌攻之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忠挫力屈或為

宅寇所乘襄不從桓溫自江陵北伐八月溫至
伊水姚襄撤圍拒之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戰
襄衆大敗襄奔于洛陽溫追襄不及襄後欲圖
關中帥衆伐秦兵敗為秦所殺
臣燾曰天下之事責之於其始不責之於其末桓溫舉
兵北向洛陽討姚襄之罪而終不得襄之要領臣不以
此責溫而責之於殷浩蓋姚弋仲之死顧謂襄曰今石
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

義之事則襄之來降固欲遵父之訓盡忠於晉室殷浩何至疑之以生其不義之心乎昔漢高祖之用韓彭英布其駕御英豪之術固未易言至於曹操之待人蓋亦有可論者操之表封漢壽亭侯也非不知其無久留之意方其與張遼言則俾之吐情實之問以探其心待其既歸於劉則任之使去操又與袁術爭而呂布降于操操非不知布之必貳於術也方其與陳珪言則使之設養鷹之喻以安其意待其既通於

術則誅之不疑使襄之才可用必盡禮以待庶幾借其力以立功如其可殺則必俟其有過然後加之以兵何所不可如此則襄雖欲叛而無名矣襄乜歷陽未有過舉浩不能恢廓度量以容天下之士而乃命刺客懷匕首乘間殺之若其果能殺襄則天下之英雄亦將望望而去矣孰肯與浩同其功名耶故臣備論其事亦系之桓温云

謝萬矜豪傲物未嘗撫衆率軍入渦潁以禦燕衆

遂驚潰狼狽而歸

升平三年十月謝萬軍下蔡以激燕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托既而萬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郄曇以病退

也彭城萬以為燕兵大盛故曇雲退即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而止詔廢萬為庶人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皆没於燕

臣燾曰兵法云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係於將則將之任其可輕乎故人主必務於擇將而為將必先於撫士提百萬之軍驅之鋒鏑之下彼忍自輕其生而樂趨於死哉撫而育之則親

而不離愛而勉之則信而不疑雖死與死雖危與危士卒爭其命而敵人始不抗矣楚子之一言撫軍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吳起親吮士卒之疽士欲以死報之誠以將帥之職不可一日不撫其衆穆帝一用謝萬而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盡舉而棄於燕君不擇將將不撫士之過也西晉以浮虛而亡元帝之興不能痛懲其弊往往復用浮虛之人餘風相煽至於穆帝又委萬以方面之任可謂循覆車之轍而不悟矣四海分爭豺狼滿天下

如萬之清談嘯詠則當束之高閣不任以政可也況使之俯順荒餘選才易務幾何而不敗乃翁事耶彼士卒之衆古人視若赤子惟恐不得其懽萬獨矜豪傲物畧不加意初未遇敵衆散而歸其得免於死幸矣後之為將者當以萬為戒

朝廷聞燕主儁卒以中原可圖桓温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四年正月燕主儁疾召大司馬太原王恪受遺

詔輔政而卒太子暐即位二月以王恪為太宰
專錄朝政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
虛心待士咨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官屬
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不令失倫
唯以此為貶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
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朝廷初聞
燕主儁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温曰慕容恪尚
在憂方大耳

臣壽曰桓溫畏夷狄之盛而不憂晉朝之無人此可怪也使為相者得一裴度則曰賊未授首臣無還期為將者得一霍去病則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如此則五胡不難制矣君父之讎不難復矣自司馬氏有國何晏為浮虛之端嵇康王衍和之於後天下之士相與景慕而爭效之莫不清談笑傲悠然自得甚者酣飲狂歌以為逸被髮裸體以為高至於天下休戚國家存亡畧不加省陵夷至於東晉而此風未衰雖王導謝安號為江

左之偉人氣習所熏未能除去況其餘者哉光極之變
琨華之變麻秋之變中原亦多故矣而不知有以圖之
亦足以見晉之無人也浮虛之風煽於天下而天下無
一可用之才故臣因桓温之言而併論晉之風俗

桓温伐燕引舟自清水入河郗超曰清水入河難
以通運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温不從至枋頭
而敗

海西公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温領徐兗二州刺

史四月温帥步騎五萬自兗州伐燕六月温至金鄉天旱水道絶温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引汶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不若直趨鄴城彼必望風逃潰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鋭勝負難必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恐於

時有所憂非獨無食而温又不從七月温至枋
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犇和龍吳王垂曰臣請
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以垂帥衆五萬
以拒温暐遣請救於秦堅從之八月遣洛州刺
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初温使豫州刺史
袁真攻燕梁譙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
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屯石門
斷温糧道温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

至自陸道奔吳王垂曰侯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温果兼道而退數日垂告諸將曰温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温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温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温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温收散卒屯于山陽深耻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為庶人真遂據壽春叛降燕

臣燾曰用兵之法用衆者用其情用寡者用其氣衆則易驕故立法以制其情寡則易怯故先聲以作其氣昔漢光見大敵勇非真勇也所以作其不怯之氣見小敵怯非真怯也所以起其不驕之情若光武可謂善變矣故能全勝於天下分裂之時以晉鬬胡強弱之加何啻十萬桓温若能用郗超之謀張巳之聲勢乘敵之昏亂壯吾士之心讋敵人之氣則晉師雖弱猶可與戰而遷延不進形沮氣屈使燕秦合而圖之敗無餘屨矣

枋頭之敗袁真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桓溫深恥

其敗歸罪於真奏免真為庶人

見前段

臣燾曰一國之將智者可為天下之將非有道之士不能勝其任識四方之形勢決兩陣之勝負此天下智者舉而知之而不矜功不諱過犯而不校容天下之衆與共立天下之大功此固非有道之士不能為也昔者諸葛亮祁山之役諸將自用違其節制馬謖敗于街亭趙

雲退于箕谷此豈主帥之過哉而亮布所失於中外求箴規於羣下故民忘其敗師以復振若亮可謂有道者矣桓温晉之名將也平蜀平洛陽威震關中智可謂有餘矣而枋頭一敗何足為温之辱温若能引咎責躬秣馬厲兵以為後圖則今日之敗未必不為後日之勝何必深諱其過移罪它人以至顛沛豈非智有餘而道不足歟

秦取梁益又取彭城襄陽

烈宗寧康元年冬秦王堅使王統朱彤帥卒出漢川毛當徐成帥卒出劒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拒之兵敗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劒門克之十一月秦遂取梁益二州邛筰夜郎皆附於秦四年二月先是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石越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檝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至是秦克襄陽執序送之長安四月秦梁

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域拔之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秦人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臣燾曰晉之危急未有甚於此時者苻堅既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以天下不一為恥方且睥睨江南據我益土今年取彭城而掠我淮泗明年取襄陽而徇我漢

沔張大形勢以為後日進取之規不四年而兵果南向則堅之用意巧矣其謀深矣夫何故自蜀之失而晉之上流無援及失彭城則左顧而勢危又失襄陽則右顧而勢迫尚非苻堅舉百萬之兵聚為一道投之淝水則其為患豈易量也哉

六朝通鑑博議卷四

[library stamps]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牟　焜